在盐城，访文武将军黄逸峰

■ 徐锦江

夜晚，格一格一格一格，此起彼伏的蛙鸣，有节奏的蛙鸣，在寂静的四国里显得格外清脆。

睡在东台黄海森林公园的小木屋里，我在想，这也应该是一个世纪前黄逸峰听见过的蛙鸣和感受到的寂静吧。下午见到邪楼建于清末民初的青砖宅子，两边的廊房拙窗可见并不宽阔的广济河，直至12岁，在私塾里开蒙的黄逸峰一定经常面对这条看来并不清澈的小河，想象它会通向何方，川流所指，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天生不安分的黄逸峰，不怕闯荡，而只来往那开阔，如果放到今天，他会是一个大胆的创业者，而在那个年代，他动然是一个激烈的革命者，他用他坎坷的一生证明了这一点。

黄逸峰七次被捕，三次被迫离党又重新入党，能文能武，既当过国民党的将军，又是共产党委任的第一批将军。从书生到将军再到学者的一生堪称传奇。不久前建党百年电视剧运播，在《光荣与梦想》一剧中，正好看到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当天，黄晓明扮演的周恩来被拘禁在26军二师师部，然斥对方指挥官，身旁有一个不愿缴枪的汉子护着。在黄逸峰故居介绍中，有这样一段：

黄逸峰与26军党代表赵抒，直闯二师师部上海宝山路天主教堂，经过反复做工作，国民党26军二师终于放出周恩来。黄逸峰从“虎口”中脱险回周恩来，深得中央器重，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为此专门接见并表扬了他。

尽管如节不讲，但基本事实不谬。也因此，我总感觉电视中周恩来身边酷似悍的大汉原型，应该有曾经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亲自率队，持枪攻打闸北第五警察署的黄逸峰的影子。尽管在现实生活中黄逸峰是个小个子。

黄逸峰的性格注定使是个无法“稳平”的人。他在跳板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高中毕业后，一只洞鱼的黑曜鸥不屈不挠地张开喷气式的翅膀，擒空而起。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因组织罢课游行纪念“五卅运动”被校方开除(请大查阅复旦档案)，获知黄逸峰的同学登录名为黄承镜，又名尘静，1925年泰商科一年级，1925年冬商科二年级，1926年春二年级)，后又考入暨南商科大学就读，成为当时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主席。

大革命失败后，黄逸峰回故乡东台从事地下斗争，先后三次被捕，刑满释放后，又两次下南洋，在暹罗和新加坡一带教书办学，又三次被外国当局拘捕。抗战爆发后，回国考入铁路系统工作，直至担任沪江大学教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副教务长和广西大学教授，但一直未被组织重新接纳。

黄逸峰的其他经历和头衔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东台地区第一位中共党员、中共南京特委书记、东台和青浦农民暴动组织参与者、重庆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设计委员、鲁苏战区党政分会中将委员、苏北“联抗”总司令兼政委，1941年经陈毅介绍重新入党后又担任中共兴东泰地委书记、苏北参政会议长、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少将处长、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司令员兼党委书记。新中国第一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兼党委书记、华东财经委员会运输部部长、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1956年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直至1978年以73岁高龄挑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1984年转任名誉院长。这样的列举，还难免挂一漏万。黄逸峰的一生之传奇由此可见。

在这些目不暇接的转型也好，转身也好，包括他犯下的“错误”中，始终如一的是黄逸峰不肯“躺平”的倔犟性格和坚定信念，看得出，他是个充满热忱、敢作敢为，有时也难免耿介刚烈，甚至有些武断的人，可以说他是一个“倔将”，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烈相”，有人干脆称他为“文武将军”。在东北铁路局工作期间，他敢于痛斥妥协上行为不痛的苏联专家，以至于斯大林向毛泽东告状，但也正是在东北铁道共司令员任上，他豪言: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成为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的“开路先锋”。

黄逸峰也曾被停复旦，1978年后又成为我现在任职的上海社科院第四任院长。我在老东家《解放日报》上看到江泽民、朱镕基等领导参加黄逸峰追悼会的报道，这些都在无形中增加了我对先生的崇切感和了解先生平的愿望。在参加盐城市委宣传部和《文汇报》组织的考察活动中，我特意前往瞻仰黄逸峰先生的故居。

黄逸峰先生步入理论界，重新成为学者后，陆续写下了20多篇论文和文章，其中《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一文对洋务运动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分析，颇有新见。著作《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周在金界产生深刻影响。

人无完人，何况世事动荡，先生于动荡人生中不惧起落，无论逆顺，任何境遇下，都不堕青云之志，其成就一番事业的精气神，堪为榜表。

走出不大的选峰园，来到世界遗产地的条子泥，在望远镜中看见远处海涂湿地里强悍着嬉自的舒子，近乎躺平、温驯栖息着的白琵鹭，却突然发现在蓝色光照下，一只洞鱼的黑曜鸥不屈不挠地张开喷气式的翅膀，擒空而起。

远处正是大海。

新四军纪念馆

生生流转

■ 汗漫

芒种时节，风动夏日长。在盐城重逢北宋文人范仲淹，是意外的事。

天禧五年，即公元一〇二一，三十三岁的范仲淹在盐城西溪镇履任盐政官员，历四载，为国家积攒财力和安全感——盐与铁，受到历代朝廷的严密控制。从黄海到东海，蜿蜒数百公里的海岸线上，产出海盐的盐城、新场、海宁、盐官镇，盐场密布，成为帝国最关注、最敏感的区域。盐民苦，盐商乐，盐政官员的轿子翩翩闪烁。潮起潮落，盐城以每年一百五十米的速度深入大海，充满无限的可能性和活力，像少年，在母亲黄河、父亲长江两个巨闸胸怀间，不断注入青翳和襟抱。鉴于淮涂或陆后更宜于种稻、栽棉、植树，海盐业渐次衰落。盐城，这一西汉设置的“盐渎县”，东晋改为现名的广大地域，农业、手工业渐次兴盛。沧海成桑田，移民者众，流行十余种方言、多种地方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警句。眼下，六月，锋芒毕露的事物们正在大地上成熟或播种。来盐城，开范仲淹当年所筑海堤作为基础的G204公路，我在汽车内来罢安全带，作出一种稳妥而又进取的姿态。留外，是活力四射的田野、村镇、工厂。我体会到“天下忧乐观”，并非范仲淹心血来潮或灵机一动，实乃其漫漫长路上的持志以求。而起点，正在于盐城，在于盐——如何成为盐，就是如何成为志士仁人。

范仲淹读见过汽车，但抱怨优秀游戏的轿子。伯骑马，在盐城境内长约一百八十公里的海涂上凌风沿雪，教侯斌援，振翼海燕；这一道海堤即被百姓称作“范公堤”，像权州的“白堤”“苏堤”一样，都是诗人士子之杰作。至今奔流不息的串场河，则是当初掘土成堤的副产品，长度大致上也是一百八十公里，与海堤平行，亦即与海岸线平行。它沿途串起一个个盐场，像串场河，在南方万至整个国度上演的种种欢悲之间，提纲挈领，启后承前。它与扬州旁边的京杭大运河相呼应，但简短、节制、低调。它知道皇帝下江南的说长江》，在一九八三年八月开播，主旋律动人心弦，后任集歌词名之为《长江之歌》，铺唱不衰。日本版《长江》，因耗尽巨资产并负债三十四亿日元，播出稍晚，也一新耳目——二十多岁的岳田雅志作为解说者出镜，长发迎风披拂，沿长江行走、凝目、沉思。一只在路上收然的流浪狗紧跟身后，名为“没关系”，这是他唯一会说的汉语。在父亲作为日本军人践踏过的这片土地上，岳田雅志的叙述里，有歉意的歉意，历史创痛未愈合的感伤，更有长江为中国、世界带来的精神启迪——生生流转，万象在穷。

插叙让一段文字，是因为长江明确支持北岸的盐城生长，也因为我在盐城遇到一辆新四军女兵俱获的日军自行车；前瞻把手下铸有“满”字，车底下刻着“120424”编号。一九八八年，岳田雅人来到盐城，在新四军纪念馆认出一件珠列品，正是他十九岁为伪傀儡兵骑过的自行车。面对青年时代的自我，岳田雅人流红着脸，用精致的手指擦拭铜锈。一九四三三年初夏，一个年轻的日军第十二旅团步兵中尉，在日雅人闻入一村庄搜鸡搜狗。一阵“杀”“杀”声传来，子弹“嗖”“嗖”掠过，他慌忙钻进芦苇荡迷生。扔在院公园上的一辆自行车，成为新四军战利品，相继穿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历史充满了前呼后应，跌宕起伏的表现力，令我对文学想象力充满敬意，也充满信心——历史是文学的母亲，助产士，引路人。

盐城三日：去徐港巴斗小镇吃当地八大味；肉皮杂烩，红烧糟米肉圆，牛肉炖青菜，红烧肉，巴斗海鲜，螺子烧茶干，滩养丰肉汤，虾米羹。以肠胃体贴一方地域，是一种有效有力的途径。何况，餐馆外，是新中国海军的起锚地——新四军海防团当年诞生、战斗于此。在森林中栖息一夜，我像在乌巢里感受和平与清新。很早就醒来，散步，看一个个小木屋像啤酒桶，装满醇意浩荡的人。也像一个个在梦境中飞行刚刚返回现实的大空舱，舱中人，正在克服失重感，整理表情，准备开门。去条子泥湿地保护区，我想看看那些珍禽鹤鸟:黑嘴鸥，黑脸琵鹭，东方白鹳，勺嘴鹬，丹顶鹤，矢鸛，天鹅……偷身在巨大望远镜前，也看不清、看不见。一群鹰鹿在芦苇荡边徘徊。走进茶室，从荧幕上播放的专题片里辨认鸟群的飞动和欢悦，我有些惆怅。难涂上，治着一艘渔船，十个渔民在用方言为游客表演拉网小调，我加重几分惆怅。好在鸟儿飞逝还会飞回，好在海潮退去还会涌来，好在海涂上有一群赶海拾贝的孩子像新陆地在成长……

“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结尾处，如此感叹。有范仲淹和一代代志士仁人，有这些海涂上的孩子，我就来路无穷、归途长远，不必惆怅，然深保持忧患。

在盐城，我一直用耳机听往田雅志为《长江》所作主题曲，歌词也像是在致敬海涂的人们——

如果鸟生于天空，鱼生于大海，
在时光的长河里就一定有我的诞生。

我深信奏为这一奇迹而活，
不论喜悦与忧伤，爱恨与死。
即使遭遇挫折也要做善良、坚强的人，
鼓起勇气和力量，坚定走下去……

愿信仰成为时尚

■ 张子佳

站在颇具现代气息的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展览大厅前，仰望正门上方高悬的新四军臂章标识图案——N4A，我的脑海里居然跳出“时尚”二字。常识告诉我，这是纪念一场血火洗礼的厚重之地，因既此刻为内心瞬间轻浮的念头锁生一丝自责。

狭隘的视野令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我处于长期错觉中，误以为过去、现在、未来会永远无脑沛流离之苦，能于祥和安逸的每日流水生活中曾曾投投，即便偶尔会想起有史以来人类大部分的发展阶段多处于天灾人祸，身不由己的苦难光荣史。只是这样偶尔的闪念难以，不！是不可能彻底改变我的短视与苟且——人总是顺念所见的，而有意无意想视所不见的，可是所见的当下总是暂时的，所不见的真相却是永远的。

随着少人展览大厅的脚步声，渐渐清晰的历史之鼓的声响令我惊醒——大厅正面的巨幅屏风上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这是毛泽东的手迹。右首墙上有邓小平题词:“中华儿女们记着：你们的幸福生活是用血换来的！”是的，这就是幸福与安稳的真实代价，历来如此，万代不变。

在记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展室中，我感受到国民中疾行的迫切威逼，曾经面临民族危亡之际，定有人挺身而出，会起反抗，以生命祭献和平的光阵。他们的勇气源自——“信仰”——我的脑里跳出了这久违的词。记得在抽写被囚禁的共产党人的史料中看到，拷打、火烙、棒板大和老虎凳只是常用的刑罚，其正的酷刑仅仅摸及就会令人不寒而栗，何况实施于血肉之躯！而先烈们又无反顾地成为理想的响难者。

我在介绍“皖南事变”展室内的一组黑白老照片前驻足，照片中的先烈面容模糊却凸显肃穆的神情，仿佛定格的千言万语。我试图努力想知道这张照片希望向我诉说着怎样的昔日情怀，然而由于受历史时空的阻隔，导致个人认知限制，我只能修看到事物的表象。假设，丝毫不了解地及金字塔的源源，完全可以直观地将它形容为“显现则造型雄构的巨大石块”。联想起2002年我在贝尔格莱德老城的圣萨瓦教堂前，曾听到陪生的中国游客好奇发问：这个景点怎么还是在建工程啊？其实他不知道，该处自1895年奉建，1935年动工，历经两次世界大战，风雨坎坷，断断续续，前后一百多年，尚未竣工，其间迈定上演过无数惊心动魄的扶同故事，而圣萨瓦刚被尊称为塞尔维亚族的宗教和文学之父。可惜，还有很多我们都不知道，因此崇敬其中的人物，拷打、火烙、棒板大和老虎凳只是常用的刑罚，其正的酷刑仅仅摸及就会令人不寒而栗，何况实施于血肉之躯！而先烈们又无反顾地成为理想的响难者。

我在介绍“皖南事变”展室内的一组黑白老照片前驻足，照片中的先烈面容模糊却凸显肃穆的神情，仿佛定格的千言万语。我试图努力想知道这张照片希望向我诉说着怎样的昔日情怀，然而由于受历史时空的阻隔，导致个人认知限制，我只能修看到事物的表象。假设，丝毫不了解地及金字塔的源源，完全可以直观地将它形容为“显现则造型雄构的巨大石块”。联想起2002年我在贝尔格莱德老城的圣萨瓦教堂前，曾听到陪生的中国游客好奇发问：这个景点怎么还是在建工程啊？其实他不知道，该处自1895年奉建，1935年动工，历经两次世界大战，风雨坎坷，断断续续，前后一百多年，尚未竣工，其间迈定上演过无数惊心动魄的扶同故事，而圣萨瓦刚被尊称为塞尔维亚族的宗教和文学之父。可惜，还有很多我们都不知道，因此崇敬其中的人物，拷打、火烙、棒板大和老虎凳只是常用的刑罚，其正的酷刑仅仅摸及就会令人不寒而栗，何况实施于血肉之躯！而先烈们又无反顾地成为理想的响难者。

这些便是我作为读写人能够承担的责任吧。

留连于新四军纪念馆的建军广场上，凝视着新四军青年战士的骑马铜像，仿佛身处硝烟四起，马革裹尸的历史现场。我分明知道，随着这次参观行程接近尾声，终将回到当下的现实里，但精神洗礼的记忆片段令我在仰望中萌生感动，在感动中领悟虔诚，在虔诚中接续刚强，在刚强中传承信仰……

回程途中，默然望向车窗外，现实的景象如循环滚动的电影胶片。作为长江三角洲中心区27城之一的盐城，是红色文化与革命传统之地，是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核心，也是新四军重建军部的所在地，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革命史料和珍贵文物，而这一切存在都是为了明证信仰的坚实。

车辆穿过大声鼎沸的十字街头，周遭是为各自事福正奔忙着的人们，步履匆匆，风尘仆仆。终于，一句感叹句从心海深处浮现，我聆听着它的诉说，如同脉搏持续的频率，短促却又坚决——愿信仰成为我们时代崇尚的标杆！

盐城，一片多彩而神奇的土地。

盐城是红色的，128个镇村以英烈的名字命名。抗大五分校、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等248处革命遗迹遗址，让这一片土地浸润着红色基因。

盐城是绿色的，拥有绵延1160余里黄金海岸、长三角地区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她是丹顶鹤的家园、麋鹿的故乡，被誉为“东方湿地之都，仙鹤神鹿世界”。

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和平建设的岁月，上海与盐城都有着深厚的红色渊源。陈毅、顾正红、钱毅、黄逸峰、戈公振等这些响当当的名字，跨越时空把上海与盐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至今被两地人民广泛传颂……

2017年以来，盐城与上海宣传文化领域合作不断加深，“沪动盐城”品牌影响力日益提升。今年6月，盐城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文汇报社邀请上海知名作家前往盐城举办笔会，追寻红色印记，重温红色历史，同时触摸、感受盐城在红色基因的赋能下绿色发展的脉动和张力，用优美的文字、生动的笔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编者

盐城，一座有灵魂的城市

■ 韩可胜

一座从未到过的城市，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盐城，于我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在黄海国家森林公园，在世界自然遗产条子泥湿地公园，尽管只是惊鸿一瞥，我还是爱上了盐城，因为我觉现了盐城的灵魂。

在去盐城之前，一位朋友对我说：“中国的城，进入了复印机时代，千城一面。”就现代化的高楼而言，就规划整齐的住宅区而言，就宽阔而洁净的街道而言，中国的城市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那么，什么是盐城的灵魂呢？

三天密集的走访，新四军纪念馆、八路军新四军会师纪念地、抗大五分校旧址、华中鲁艺烈士陵园、乔冠华故居、施耐庵故居、黄逸峰故居……特别是在中国海盐博物馆，我找到了答案。盐城以盐而得名。有钱没钱，都得吃盐。盐于人是身体必需，于古代也中国是经济命脉。盐，有岩盐、井盐、湖盐，但是熬波得到的海盐是盐最主要的来源。中国海岸线很长，关外寒冷，岭南多雨，产盐地集中在黄海和东海沿线。这段海岸线上，诞生了许多与盐有关的地名，市——江苏盐城，县——浙江海盐，镇——上海新场，新场就是新的盐场。其中，级别最高的当属盐城。盐是百味之祖，可是制盐却是最苦的活，没有之一。被朱自清推崇备至的元代著作《熬波图》说，“盐是土入口下血”。清代诗人吴嘉纪写道：“白头灶户煮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这还只是一种艰辛，因禁卷不驯的大海，常常于风平浪静中突然大发神威，掀毁盐场，夺走无数盐民的生命。

盐民，于是与生俱来的就有了一种韧劲，一种吃苦精神，为了理想而失志不渝，不怕牺牲。在盐城三日，我听到了无数这样的坚忍。这种坚忍体现为城厢庵的“笑脚乌纱存傲骨，浓研紫墨写狂澜”，那是清代的文士；体现为陈申柱宁可做断头将军，不做走狗高官，那是坚持抗战的民族英雄；体现为丹顶鹤女孩徐秀娟“走过这片芦苇坡”，把生命定格在二十三岁，那是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

东北抗联“八女投江”的事迹人所皆知，盐城“九女投河”之壮烈一样可歌可泣。1941年夏季反扫荡中，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八位新四军女战士和一位女记者，在日寇的包围中，集体投河，壮烈牺牲。让我们记住她们的名字，她们是：戏剧系党总支委员李锐、班长叶玲、副班长王海纹和学员宋莹、方青萍、李馨、季慧、姚瑞娟。来自桂林《救亡日报》的女记者高静，从路藕的芦苇丛中挺身而出，怒斥日寇，随后惊然跳入河中。

盐城人是盐城的灵魂。

在盐城的第二个下午，我们到达位于东台的黄海海滨国家森林公园。6.8万亩森林，负氧离子高达每立方厘米4500个，$PM_{2.5}$常年低于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太平洋西岸未被污染的海滨胜地……与所有来过的人一样，我们为公园所震撼，所吸引。当晚，我们住在了森林的木屋。悬空的木屋以栈道相连，高大的水杉、飞翔的小鸟，远远近近倏忽响起的蛙鸣，让我们觉得住一晚很不过瘾，集体相约再来。数十年来，海外境内，住过的酒店不可胜数，豪华者有之，文艺者有之，怪异者有之，但在这里，我度过了最舒适的一夜，长年躁动不停的心灵得到了片刻的歇息。

但正如上海铁路局局原局长、高铁专家刘连清先生所写：“此景并非天造就，如有泪汗苦辛成。”1965年，十八勇士也就是十八位拓荒者走进草木不生的东方沿海，在全域量2℃的磨薄之地上种树造林。他们吃过的苦，是难以想象的。同行者说，森林大伙们一尊雕塑。我想，其实也不缺，因为每一个来的人心中，都会默默地勾勒出他们的画像。一代又一代林工，把青春、梦想与希望深植荒滩，繁育出华东平原最大的人工生态林，给黄海之滨系上了一条美丽的“绿飘带”。年轻美丽的导游说，正是他们的努力，才让我们享受到生活的“小美好”。

路，总是少数人开创的，大多数人只是沿着前人的足迹继续前行。“小美好”说到十八勇士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出另外两个十八勇士。1935年5月，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为危难中的红军开辟了生命通道；1990年5月，十八勇士到浦东，揭开了国家第一个新区的序幕，我在浦东任职的时候，多次与他们打交道。勇士之壮，不壮在身躯，壮在精神。《新华日报》记者卞小燕在《接力五十载，织就黄海之滨绿飘带》一文中如是开头：“这是一座精神的峰恋！荒滩上，与树一起种下的，是信念。唯有植树志常在，欲教荒滩变绿洲……”

盐城人坚忍，盐城人执着，盐城人不怕牺牲。因为有这样的盐城人，所以盐城是一座有灵魂的城市。这样的城市迈定会拥有最美好的未来。

我以我爱付盐城。

心灵间流淌着一条精神大河

——东台黄海森林公园纪行

■ 张烨

水杉瀑布

一步入盐城东台黄海国家森林公园，便有初夏的绿风扑面而来，夫着丝丝透着花木的清香。沿着步道是余长13.1公里的水杉林，一眼望去，深不可测。步道两边种了许多色彩各异，会变色的无尽夏(绣球花)，如同在绿波里漂荡，也像各色宝石点缀在无穷碧波中。往深处走，仿佛行走在两道绿色瀑布之中，顿觉心旷神怡。从谷底仰望水杉，感受到庄严直和激扬向上的力量，一如伊望高山崚峭。音乐的水流在身边静静流淌，将浮尘俗念冲洗干净。

种在绿中的小木屋

这是童话里才有的小木屋。设计者一定是一位童心未泯的艺术家。小木屋以蓝灰、砖红两色相间，三角形尖顶，使人想起出入其中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夜晚，小木屋拔上了灯光做的外衣，魔幻成梅珍城堡，美不胜收。推窗观看夜景，林涛涌入屋内，似有舒白特的小夜曲隐隐回旋耳畔。夜半梦醒，但闻蛙鸣伴虫，心静如水，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再次安然入睡。

18勇士拓荒记

清晨，雾起水杉林，合烟笼翠，淑然伫立树下，闻入语不见人影，宛若置身仙境。早餐后，乘着公园专车游览全景。导游是一位年轻姑娘，先对黄海森林公园作了简单介绍：黄海森林公园建于20世纪60年代，总面积为3000公顷，有林面积2500公顷，全国仅有的6.8万亩森林资源，森林覆盖率超85%，是一块生态净土，上海的后花园，先后获国家4A景区、联合国自然遗产等称号。导游讲解时，车已经过大片竹林、银杏林、鹿场林。

我坐在导游的后面，顺便问起60年代的创业史，由此引出18勇士拓荒的动人故事。盐霜，白得刺眼，风卷沙尘，黄烟漫漫。1965年10月，东台范滩上出现了18张年轻的面庞，18位拓荒者应聘而来。房是芦苇顶，床是芦草铺，吃的是糙米。他们和领导班子6人一起在海涂上建立起第一个林场，艰苦的生活使年轻人头发都白了。有一位叫廖锦富的青年尽不住躲在被窝里悄悄流泪，但他们没有一个做逃兵。他们在盐碱滩涂刺草果，翻土、种苜子，再用扇烂的苜子培育基肥，改良土壤，使滩涂初具规模。这之后又有来自上海、无锡、苏州等地知青以及三峡移民的加入，这支队伍日渐壮大，在不毛之地种起林场第一片绿。几十年来，刘草基笔，送绿筑梦，18勇士与知青、干任书记和场长，一起把青春、梦想、希望深植荒滩，繁育出华东平原最大的人工生态林，给黄海之滨系上了一条“绿飘带”。喝水不忘挖井人，场部每年都会邀请18勇士来到森林公园，这里是他们的家。

知识分子的担当

1968年，林场迎来毕业自南京林学院的首位大学生朱光山。他面临的第一个棘手问题就是改碱。他采取了塘底撒洋灰、埋青、养羊的方法，为土壤增加肥力，种植适合盐碱土的植物，比如水杉，朱光山想出新办法——上投剪折杆插，下段排植；为防止水杉苗茁根，改喷水为浸灌；为防止水杉苗晒伤，他和徒弟李聪蓉领知青们在苗床上搭起架子，用草帘覆盖，夜里生怕被风卷走，都得起床好几次去盖草帘子。后来朱光山被任命东台林场场长。他的事迹令我想起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筚路蓝缕的艰苦年华，乐于奉献，心中装着百姓的担当精神，可敬可谊，他们是祖国的珍宝。

梅寿艺老人

他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志愿者。1982年从泰州离休后只身来到林场，搭草棚，接雨水，开荒地，18年如一日义务植树15万株，捐出退休金28万。老人去世后，骨灰洒在林场。远在外地的儿子梅红将每年祭拜父亲的日子定在植树节这天。梅寿艺老人像千千万万爱的环保志愿者一样，是生态家园的守卫者，红起绿色旗帜的精神传播者。

再见了，我还会再来

绿色生态，空气净化，鸟语花香，是每个人的向往，尤其是终日处在车水马龙、尘世喧嚣，为生存疲惫奔波的城市人。我相信黄海森林公园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她宽广的怀抱。然而我更希望人们看到，感受到公园的背后，比公园还要更更撼动人心的拓荒者的生命激情与无私付出，他们以汗水、以热血、以青春为意志放起供后人休闲游玩的生态公园。拓荒者是一条在人们心灵间流淌的精神大河。

此刻，我的心中涤起动情的告别曲。再见了，黄海森林公园，我还会再来。我默默地向你挥挥手，深深鞠了一躬。

傍晚6点多的时候，我们的车驶近东台黄海森林公园。车上当地朋友正在介绍黄海森林公园是全国沿海地区最大的平原森林——公园总面积6.8万亩，森林覆盖率超85%，负氧离子含量平均达到4500/cm³，$PM_{2.5}$常年在8μg/m³以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太平洋西岸罕见的未被污染的海滨胜地……两我却被车窗外景色惊艳到了——夕阳正落在成片成群的树桩上，日头就像被这些树托举着一样，树托举它，它就燃烧，滚滚的金色，轰隆隆地响彻云霄。这是森林和落日的芭蕾，它们舞动起来，金红色金灰色金黄色的云层层叠叠紫拥着金镶红色的落日纷纷向我们舞奔而来，切夏蓬勃碧绿的森林在夕阳的辉映下闪耀着金绿色的光芒，树的枝枝丫丫伸展着，就像森林伸展出它们的手臂，树叶是它们最漂亮的羽衣，只要是被阳光照耀过的都在拼命发出光亮，它们爱幻闪动，无和色彩的盛宴！没想到刚到这里，传闻中的洗肺还没来得及发生，就已经赶上了一场视觉的饕餮。

夕阳渐渐隐到树后去了，天空由黄灰到红灰再银灰，一会儿又深深变成紫蓝而蓝灰，又深灰，光一点一点褪去，暮霭沉沉闭起，黑色的夜来临了。可是黄海森林公园哪里会有黑色呢，这时灯带亮起来了，林中小木屋和林中木栈道连灯带的句勒下，童话般地闪亮起来，远远看去，小木屋璀璨剔透，像夕阳道落在林间的孩子，还是要摆亮你的眼睛。

呼吸到了负氧离子含量平均达到4500/cm³的空气，深呼吸，再深呼吸，真的，是清新畅意，到这里来理解“折扇”这个词是再好不过了。呼吸，我们活着最简单最起码的需要，到了森林公园，才知道呼吸的奢华原就是《我的大阳》中唱的“清新的空气，令人精神爽朗”。

同当地朋友，能看到日出吗？朋友答，当然能啦！我们深海，海上日出更壮观啊！心想，要早早起来看日出。可惜，等我听着林间搬转流丽的声声鸟鸣雨醒来时，拉开窗帘，发现阳光已经在林间肆意穿梭了。有点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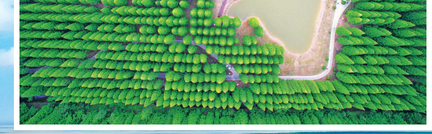
乘上电瓶车去看森林公园。昨晚到得晚了，并没有看到公园全貌。电瓶车前排是司机和导游，都是公园职工。导游明显非常自豪，说，我们是新一代林场人(森林公园前身是林场)，今天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创意呢。喏，那些蜜蜂形的、苹果形的……林间小屋，都是我们想象设计的，也是我们监工建设的。你们看小屋顶上是天窗，夜里，可以躺在床上数星星……大大的猫猫来，带小我的到了这里，都不想回家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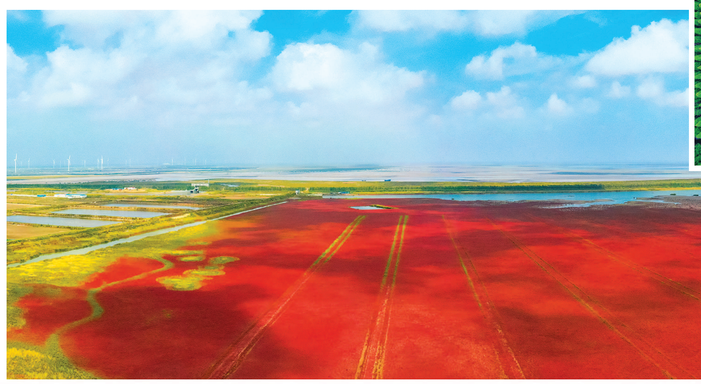
眼前都是旺盛生机、热闹景象，但谁能想到，几十年前，这里只是一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东台本身是由江河入海时的泽流冲刷泥沙淤积而成的。导游说，1965年，有18个年轻人来到滩涂垦荒，他们要让盐碱地长出树来，这些林场的拓荒者，是他们的先辈。我说有个讲塞罕坝造林的电视剧(最美的青春)，那些艰难令人印象深刻。导游说一样一样的，沙滩上造林难，盐碱地上也难长树啊。

想象一下18名拓荒者刚来滩涂时的景象，荒芜荒凉，沙尘飞扬，盐霜泛白，飞鸟不栖，仅有的生物是盐蒿和白茅，却要在这里种树！“喝海塘咸水，睡茅草棚铺，抬脚没路，只有没过脚脖子的沙土。”生活如此艰苦并不能难倒年轻的拓荒者，难的是，如何才能让盐碱地长出树来？种什么树能够成活？怎么种？不断试验，不断失败……看过《最美的青春》就可以想象种树人的不易，那些却节打动你，让你感同身受。黄海林场有一个同样主动的故事，结局也同样成功了。在如今的黄海森林公园内，水杉林原长近35米，银杏大道成为“网红打卡地”，荒滩上有了迁国绿荫，有了可以深深舒畅的呼吸。

也每年在花海边穿行，粉的、天蓝的、紫的紫阳花无大朵成片成群地开在林间，阳光穿透林子洒在花瓣上，那些花立体起来生动起来，像是要集体合唱一首赞美的歌，林同各式花们也起来应和，美丽得像鸟托邦，令人流连忘返。朋友问，你们到底还要不要看大海？

大海！来到海边，被宽阔辽远打开心胸，在海边，你会像它一样，或者狂啸，或者无言。东台的滩涂不同于别处，除了有大面的盐碱地？东台本身是由江河入海时的泽流冲刷泥沙淤积而成的。导游说，1965年，有18个年轻人来到滩涂垦荒，他们要让盐碱地长出树来，这些林场的拓荒者，是他们的先辈。我说有个讲塞罕坝造林的电视剧(最美的青春)，那些艰难令人印象深刻。导游说一样一样的，沙滩上造林难，盐碱地上也难长树啊。


◀ 黄海森林公园


世界自然遗产——盐城黄海湿地